



小浮生
安宁专栏



安宁,生于泰山脚下,80后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,代表作《蓝颜,红颜》、《聊斋五十狐》、《见喜》等。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

纸春秋
路也专栏



路也,毕业于山东大学,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,著有诗集、散文随笔集、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。

心理红楼
吴克成专栏



吴克成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专栏作家。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、绘画、摄影、心理专栏若干。著有《迷声——西方流行音乐50家》。

逃窜

逃之夭夭,原本就是丢盔弃甲,人生里一场最不合算的买卖。

大学时曾经和朋友去苏州的园林游玩,信奉逃票主义的我们,当然不肯从前门进入,而是兜来转去,寻到一处可以翻越过去的残墙。两个人费力跳下去的时候,被故意设置的铁丝网给绊住了,朋友划破了小腿,我的手臂也未能幸免于难,光荣地负了伤。但这并不是最令人气结的,当我们从疼痛中醒转过来,观察周围的地形时才发现,面前还有一堵更高的墙需要翻越过去。而墙的高度与其上安插的“机关”,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能人工解决的范围。

两个人仰头看着顶上那一抹细长高远的蓝天,还有皇家园林古老但不失气派的围墙,突然间就失了那股子逃票走天下的气魄,想,还是臣服于皇家的森严戒备,原路返回,买票进入吧。

但就在我们重新爬上那堵破损的墙壁,准备探身跳下的时候,园林的警卫突然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,而且,不偏不倚,在我们的下面,仰起头来。也就在那一刻,我与朋友的心里,洋溢着深深的宿命感,回望过去,似乎从那逃票的初始,便已经注定了我们要历经这样

的荒诞与难堪。

这样歪门邪道的逃窜,我又制造过许多次。我曾经在老师点名后,偷偷在课间逃走,去看一场华丽的舞台剧。当我在偶有灯光扫到的观众席上,津津有味地听台上的男女主人公深情表白的时候,我不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,老师正用上课时间,以测验的形式,来应对中途退场的狡猾学生。而我这样自作聪明的人,当然是在学期末的时候,被无情地判了不合格,不得不可怜兮兮地补考。到最后,差一点就丢掉了对我的四年大学具有决定性考评价值的学位证书。

我的一位同窗,是当时我们推举出的逃窜之王。但凡有他在,我们便可以看到免费的电影、话剧或者演出。他总能巧妙地逃掉重重的检查,或者寻到那进入侧门的钥匙。而他最出名的,则是一次又一次的逃爱事件。

那时他长相颇佳,不似后来胖得不可收拾,再加上有一些小聪明、小浪漫,所以颇得女孩子喜欢。据说给他写过情书的,不下十几个女孩,且一个个如花似玉,让男生



们恨不能据为己有。但这位仁兄却如淘气的孩子般,打一竿子新鲜甜枣,便摆下重新找寻新的,让那些刚刚进入爱情幻境的女孩一下子从云端跌落到冰冷水泥地上,心底的失落与忧伤,比之于疼痛,更加深入骨髓。

这位仁兄当然毫不介意,他在

解字:非

非,它是少数。这决定了它的命运,它的边缘的命运,它的也许要承受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不公正的命运。

我说说我喜欢“非”这个字的原因。

非,它是少数。这决定了它的命运,它的边缘的命运,它的也许要承受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不公正的命运。因此,非,它是孤立的,是寂寞的,是常常冒着风险的,是常常要遭到否定或者遗忘的。

非,它有着叛逆的基因,有破坏力,有活力,有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激情,跟安全状态是对立着的。它不会趋利避害,它不识时务,如果不幸又生长在一个“即使搬动一张桌子,改装一个火炉,几乎也要流血,而且即使流了血,也未必一定能搬动、能改装”的环境之中,它的唯一选择简直就是做勇士和烈士了。

非,它不喜欢虚假和平,一直

想扣动手里的扳机。但是,非,它又是一种“非暴力”的抵抗,它实在是很少做出金刚怒目之状,却是常常微笑着的,它有时把患难当成捷径,把诅咒当成祝福,把重担当成翅膀,把荆棘当成冠冕,这是它的宿命,它岂能拒绝呢?

非,我行我素,它讨厌大众版的《成功指南》和《处世原则》,在技术至上的时代,非,它绝不活在将来时态里,它是缓慢的甚至向往着古代的,做着纯棉的梦想,在喧闹的世道里保持着安静与和蔼,散发出谦和的香气。非,它反对守旧和落伍,对倒行逆施并不感兴趣,但是它又一点儿也不羡慕时尚,又从来不肯以前卫为荣。非,它从不刻意去表示什么,它只想做它自己,在茫茫人海中,贸然

不动,因此,它命中注定要么不做,要做就做真正的先锋、彻底的先锋,即使不穿奇装异服,在那最质朴无华的外表下,都有着一颗先锋的心。

非,并不是“各色”,它只是过于单纯,单纯得有些料峭了,以至于它永远无法被归类,就是将它归到“另类”里去,也是万分不妥当的,毕竟“另类”也是一种类,一种名字叫做“另”的类别。非,其实它并不是古怪的,古怪往往只是对个性的模仿,而“非”,它自己就是个性本身,它富于理性,愿意遵守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普遍法则,却不肯丧失原则地、有意地对一时的公众习俗进行参与和效仿。非,它不喜欢团队出行,去那些人山人海的景点,它喜欢个人自由

行,到野山僻壤,去看盛开在峡谷里的花,这原本就是无可厚非的。

非,它热爱自由,它自己就是自由,然而,同时它更热爱宽容,它需要在宽容的空气里生长。它坚守个人意志不被侵犯,并且,亦尊重他人的意志。

非,既是一种存在状态也是一种行为方式,它与“是”遥相呼应,但它并不想做“是”的反义词,即使“非”看不见“是”,即使“非”感觉不到“是”,“是”也依旧住在“非”的里面。“非”是手段,而“是”是目的,“非”最终想接近的正是宇宙中心的那个真正的“是”,即到绝对真理。

我愿把“非”这个字写在我书桌前方的墙上,我要“独爱那不被人爱的可爱之人”。

吃嫩草

如果一把嫩草与一把老草比肩玉立于你眼前的餐盘中,不知阁下会如何下口?

先问读者诸君一个问题——提醒一句,请读者诸君一定留神看清楚,免得有人出言不慎,招一顿家暴还好说,倘若招来一场家庭危机,恕我不但破坏姻缘之责——如果阁下不与共床七八年的老妻并头看这张报纸,建议你看完我下面要问的问题,舌头多在嘴里转几个圈再吐答案。不说出来也没关系,你尽可以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,没人强迫你:如果一把嫩草与一把老草比肩玉立于你眼前的餐盘中,不知阁下会如何下口?

所谓嫩草,不但看起来光鲜,而且脆、多汁,口感好得不得了,像歌德那么伟大的人,竟也抵御不了一把嫩草。1814年,30岁的玛丽安娜·尤恩科在65岁的歌德眼里正值嫩草年华,光鲜多汁,价值不菲。玛丽安娜本是奥地利人,从小跟着母亲辗转各地演马戏:从花中钻出来,或者带着小丑面具从蛋里爬出。15岁时她被歌德的朋友——枢密顾问、银行家兼作家威力梅尔作为养女买下。威力梅尔在快40岁时第二次丧偶,便将养女收了房,但两人只有夫妻之实,威力梅尔一

直没有有在“养女”的名号后再加封她一个“妻子”的名分。歌德来探访老朋友,一见玛丽安娜,聊发了少年狂……威力梅尔一看形势不妙,在歌德来后第9天就与玛丽安娜举行了婚礼,一树梨花也就没有压成海棠。

《红楼梦》里也有一场未遂的“梨树压海棠”事件,探身过来的梨树是贾赦。第四十六回“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”中,贾赦看中了贾母房里的丫头鸳鸯,探嘴要吃窝边草,窝边草咬牙不愿意。他牛不吃水强按头,让鸳鸯的哥哥去给鸳鸯传话道:“就说我的话,‘自古嫦娥爱少年’,她必定嫌我老了,大约她恋着少爷们,多半是看上了宝玉,只怕也有贾琏。果有此心,叫她早早歇了心,我要她不来,此后谁还敢收?此是一件。第二件,想着老太太疼她,将来自然往外聘作正头夫妻去。叫她想想,凭她嫁到谁家去,也难出我的手心。除非她死了,或是终身不嫁男人,我就服了她!若不然时,叫她趁早回心转意……”

可这番话反而起了反作用。鸳

鸯趁着王夫人、薛姨妈、凤姐儿、宝钗等姊妹并外头几个执事有头脸的媳妇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之时,一边哭,一边表了决心:“……横竖不嫁人就完了!老太太逼着我,我一刀抹死了,也不能从命!若有造化,我死在老太太之先,该讨吃的命,服侍老太太归了西,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,我或是寻死,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……”最后,贾母出面平息战乱,撕碎了贾赦的春秋大梦。鸳鸯在贾母死后,果然也自杀殉主。

你知道一向温顺的鸳鸯为什么会情绪大爆发,宁愿来个鱼死网破?嫩草近在咫尺,拢入嘴里如探囊取物,可贾赦为何没吃成?影响态度转变的因素很多,我在此列两个重要的:一个是说服者的意图,如果接受信息的人以为信息的传递者在刻意影响他,则不易转变态度;如果接受方认为传递者没有操纵他的意图,心理上没有阻抗,对信息的接受就较好,就容易接受对方的观点。另一个是畏惧,信息如果唤起人们的畏惧情绪,一般来说有利于说服,大多数情况下,畏惧

能增强说服效果。但是,如果畏惧本身太强烈,引起接受者的心理防御,他就会否定畏惧,畏惧就起到了相反的效果。心理学家的研究还发现,中等强度的畏惧最能促进态度转变。

可见,若想让对方入瓮,不可以直接打开盖子让人家往里爬,再说了,人是活的,瓮是死的,即使揪着头发摁进去,人家觉得不对味照样可以扭扭屁股钻出来。最好的办法是指东道西,吊根绳子,让他们自己往里溜。和尚一休就曾用过此法,他打碎了师父心爱的茶杯,却去问师父“人为何要死”,引出师父那句“世间一切,有生就有死”,再顺藤牵出“你的茶杯死期到了”。既然是自己藤上结出的瓜,再翻脸,岂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?

敲山震虎,敲击的力度也不能太大。让虎感到畏惧、懂得收敛,敲打的作用即已显现。用过了劲儿,它以为你要来虎口拔牙,或者要取虎骨泡酒,既已山穷水尽,怎不来个破釜沉舟?到时,满山的老虎一齐出动,看你如何控制局面?